

59.8
M

59.8
MYX

107927

心理治疗問題

B. H. 米亚西舍夫等著

科学出版社

В. Н. МЯСИЩЕВ И ДР.
ВОПРОСЫ ПСИХОТЕРАП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едгиз—1958—Москва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择了 1956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討論心理治疗問題的全苏会议上所提出的有关心理治疗的理論基础、生理基础、一般方法和临床应用等問題的部分报告。为了便于讀者参考，根据报告內容性质分为五部：心理治疗的理論問題、神經官能症的心理治疗、精神病的心理治疗、躯体疾患的心理治疗和一般問題。本书可供心理学、精神病学、神經病学及其他医学工作者参考。

心 理 治 疗 問 題

B. H. 米亚西舍夫 等著

段淑貞 周惠痴 謝 琪

*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11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06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62 年 8 月第一版 书名：2576 字数：150,000
196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 0001—2,900 印张：5 3/4

定价：0.9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心理治疗的理論問題

- 心理治疗的几个理論問題..... В. Н. 米亚西舍夫(1)
心理治疗的近况及其应用范围..... К. И. 普拉托諾夫(12)
心理治疗方法的一般問題..... М. С. 列別琴斯基(23)
不同深度的催眠性睡眠的生理特点..... В. Е. 罗日諾夫(34)
催眠状态下暗示作用的神經机制的生理学分析.....
..... И. И. 科罗特金、М. М. 苏斯洛娃(43)
催眠治疗时大脑生物电活动的动态及其临床意义.....
..... М. П. 涅甫斯基(48)
心理治疗的生理学基础..... А. К. 特罗兴(56)
神經官能症集体心理治疗的基本問題..... Н. В. 伊万諾夫(58)
医疗实践中的心理治疗問題..... А. Г. 加拉契揚(63)
覺醒状态下的暗示方法..... И. С. 苏姆巴也夫(67)

第二部分——神經官能症的心理治疗

- 強迫状态神經官能症和精神衰弱的心理治疗.....
..... Е. К. 雅科甫列娃(73)
某些恐怖症状态的心理治疗..... А. М. 赫列茲基(81)
某些歇斯底里状态的治疗問題..... З. А. 考皮耳-列維娜(86)
个人卫生在神經官能症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 В. Я. 杰格嶺(90)
在某些反应状态下心理治疗与睡眠治疗相結合的問題...
..... О. Р. 奇塔娃(93)
心理治疗过程的主要阶段..... И. Е. 沃尔里彼爾特(97)
消除严重而固定的歇斯底里症状的間接暗示方法.....
..... Я. Л. 什拉別爾 (10)

- 具有弱神經系統的兒童的心理治療
..... В. П. 庫德利亞夫澤娃 (104)

- 心理治療在兒童精神病學工作者的醫療-教育實踐中
的地位 Н. Г. 維舍彼利 (110)

第三部分——精神病的心理治療

- 心理治療在精神病治療中的地位 Н. В. 康托羅維奇 (113)

- 精神分裂症的心理治療 А. Н. 莫洛霍夫 (121)

- 心理治療在精神分裂症緩解期的作用
..... Г. В. 捷涅維奇 (128)

- 預防精神分裂症复发的措施中的心理治療
..... А. Б. 阿烈克桑特洛夫斯基 (135)

- 精神病院中的藥物-心理治療的方法 А. С. 坡
茲曩斯基、М. И. 泽依特菴、И. Г. 托卡烈娃 (141)

第四部分——軀體疾患的心理治療

- 支氣管氣喘的催眠治療經驗 П. И. 布爾 (146)

- 高血壓病綜合治療中采用心理治療和醫療體育的經驗
..... И. М. 維什 (153)

- 心理治療在產科學和婦科學中的意義
..... В. И. 茲德拉沃梅斯洛夫 (158)

- 在皮肤病學中應用催眠和條件反射性治療的適應症
..... М. М. 日爾塔科夫 (166)

第五部分——一般問題

- 疗養院条件下的心理治療 М. П. 庫塔寧 (173)

- 与医原性疾病作斗争中的心理治療
..... М. А. 日菴斯卡婭、Л. Г. 彼爾沃夫 (177)

第一部分

心理治疗的理論問題

心理治疗的几个理論問題

B. H. 米亚西舍夫

目前已經没有必要來證明心理治疗的意义了。对它的高度評价来自临床的經驗，并且表現了祖国医学的卓越代表們所給予我們崇高的和人道的传统。

神經病学和精神病学的临床經驗以及其他专业的临床 經驗，使我們可以把心理治疗当作不仅是心因性和精神性疾病的，而且也是身因性和躯体性疾病的最重要的治疗方法。

在疾病的起源和发展中具有心因性的因素越多，則心理治疗的意义也越大。因此，神經官能症是心理治疗发展与运用的主要領域。

心理治疗主要的和当前的問題是：1. 研究心理治疗方法的理論基础；2. 阐明运用心理治疗方法产生效果的条件；3. 拟定选择这种或那种心理治疗方法的标准。

心理治疗方法乃是一个人（医师）对另一个人（病人或一羣病人）在交往过程中产生影响。所以，心理治疗方法是人所特有的，而对心理治疗的理解是以对作为社会和自然生物体的人的特点的理解为基础的。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在社会—劳动活动过程中发展了言語和抽象思維。人不仅是客体，而且也是有意識地反映現實和有意識地改造現實的主体。

心理治疗理論的发展与研究直接依靠人的这些心理特点，因而應該說明心因性疾病是人的疾病，應該从个性的概念以及个人以体验、动作和行为等方式对现实条件进行反应的方法出发。

沒有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要解决心因性疾病与心理治疗的問題是不行的。现代的苏联心理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以及巴甫洛夫生理学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对人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的理解为出发点的。

在和唯心主义心理学缺点进行斗争时，我們也應該同时对片面地对待人的現象作斗争，这就是只研究神經和高級神經活动的机制，而把这个机制的动力形态和推动它的丰富力量隔离开来。

在学者和实际医学工作者的面前摆着发展巴甫洛夫遺产的任务。但这任务不在于重复巴甫洛夫說过的东西，而在于把心理学和生理学“融合”的思想在人和人的活动的概念中扩大和具体化。

現在完全清楚了，巴甫洛夫对心理学的批判性指示首先是反对把动物實驗作心理学的解释，反对作为唯心主义心理学基础的主观的唯心主义方法。

巴甫洛夫在对疾病状态进行生理学解释之前，先作临床-心理学的描述。他坚持提出生理学与心理学“融合”的时机已經来到，指出心理学在精神病学中的用途。巴甫洛夫認為，精神病学家一定必須是心理学家，那怕只是經驗主义的也好。

高級神經活动的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的成就給医师們这样一些知識：人的正常高級神經活动的一般主要規律，各个过程間复杂的相互关系，病理障碍的机制等。

巴甫洛夫采用了第一信号系統和只有人才具有的第二信号系統的概念。“詞，——巴甫洛夫說——是和其他条件刺激物一样的现实条件刺激物，但同时又是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刺激物，与任何其他刺激物不同，它无论在質量和数量方面都不能和其他的动物刺激物相提并論”¹⁾。

1) И. П. 巴甫洛夫，“临床星期三”，第1卷，俄文版第415頁。

这就是說，詞是特殊的，而在它的特殊性中，有着個別的、為人所特有的規律性。但是，這一特殊附加物的個別規律性，無論在正常生理學或病理生理學中都未被揭示出來。

如果說心理學與生理學的“融合”是科學發展的任務和必然結果，那麼，在現有的水平上，無論心理學或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雖然它有着很高的成就）都不能單獨解決心因性疾病和心理治療的問題。這個問題特別與上述人的個性、體驗和關係的心理學概念有關。

把人的關係理解為與周圍環境各个方面積極的選擇性關係，把個性當作積極選擇性關係的系統，我們指出了這一概念對於從巴甫洛夫的立場來解釋人的心理或高級神經活動的意義。

就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的觀點看，特別是在以馬卡連柯為卓越代表的蘇聯教育學中，這一概念的意義是重大的。因此在解釋許多有關神經官能症、心因性疾病和心理治療的心理病理學問題中，我們發揮著並依據著這一概念。人的關係這一概念，綜合著人與實物世界各種各樣的關係，並從由所謂生命意向所決定的反射和反應的基本概念起，一直到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的最複雜結構，到人的信念（乃是複雜的、綜合的社會產物，以言語和思維的發展為基礎、並且表現著人的行為決定論的高級思想水平。）為止都被提到了。

作為關係系統的個性概念，包含著一切水平的人的關係——從意向到信念。

另一個重要的心理學概念是情緒概念，它已經被生理學家掌握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有些人開始把它當作生理學的概念了。在這個問題上常常遇到這樣的觀點，即情緒是與皮質下部位聯繫著的，它是複雜的無條件反射。當然，在種族發生上是這樣。但是，涉及象美感的和道德的情緒這樣的問題時，我們就遇到了在人類發展所達到的社會-歷史的現階段上，對情緒作生理學解釋的最重要的任務。十分清楚，人的情緒表現是建立在強烈的皮質興奮與皮質下興奮的密切暫時聯繫的動力系統結構上的。這種表現為所

謂高級情緒的皮質兴奋，吸引着人所特有的神經活動的成分，它包含着并促进着且有时指导着人的言語、思維和行动，并且由于兴奋的力量，建立起密切的、牢固的、优势的暂时联系。

精神焕发、灵感、痛苦的道德冲突，这些都影响到人的整个机体。这些因素成为不可控制的冲动的力量以及难忘的时刻和难以摆脱的印象的巩固性的源泉。

應該強調指出，关于情緒存在于三种动态不同、但又互相紧密地联系着的变化形式中的这个事实，在心理学中反映得不够。这里指的是，第一，带有牢固固定下来的痕迹效应的剧烈情緒反应；第二，籠罩着整个人并在精神病时支配着他的一切体验、思维、活动和行为的情緒状态；第三，它們表現为情緒态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在病理学中决定着知覺的偏誤，决定着反应、行动和体验的片面性与极端性。病理性反应、心因性状态（例如，反应性抑郁症）和心因性发展（妄想狂、挑衅妄想、嫉妒妄想等）都是与情绪表现的病理性改变相联系的临床形式。

人与动物不同，过去經驗的痕迹作用是如此重大，以致一切反应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依赖于当前的刺激物，而更多地取决于过去的經驗；我們对外界影响的反应取决于建立在过去經驗基础上的我們对它的态度。当然，这在动物身上也可以看到，但是在人身上我們看到这种态度的最明显和最概括的形式。心因性疾病是与尖銳的、悲痛的、強烈的体验联系着的，而这些体验也只能解释为由于情绪态度产生的。只有恐怖和与这些情绪有关的激动才是其机制与情绪态度关系较少的一些反应；除此以外，无论是病态的情绪反应或病态的情绪状态，都是与充满情绪的、对人具有特別意义的态度联系着的。例如，心爱人的死亡或变心、侮辱、冲突等等都是致病的情境，这时，由在生活历史中所形成的人的关系的深度、巩固性和情绪性所决定的紧张度越是強烈，则这些致病的情境就越快地成为难以忍受的。失去亲人只在具有情绪态度（即对他的爱）的条件下才可能成为一种打击。侮辱可以引起深刻的反应，如果人注意到侮辱者并且自己具有自尊心的話。这些冲突和过度

紧张的机制已由巴甫洛夫在动物身上所作的实验表明了，但是关于人的心因性疾病的研究应该指明，人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以便确定最强烈的倾向和反应。在冲突时，这些反应的强度可以引起高级神经活动的破裂以及病态的心理状态或躯体状态。

这里也必须提到神经活动的类型。我们只强调一个、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情况：人的类型特点以不同体系分别地表现出来。例如，生理上（神经躯体的）的弱型由于教养的关系，可以成为道德上坚强的、稳定的、刻苦耐劳的。或者智力的灵活性可以和情绪的稳定性、巩固性和深刻性结合起来。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第一种情况下，把人普遍规定为强型或弱型的，这是不够的，也和在第二种情况下一样，把人普遍规定为灵活或不灵活的，也并不适当。这样说并没有改变巴甫洛夫关于紧张的来源取决于生活任务的困难与神经类型品质的相互关系的论点，但对于人来说，要求分别地考虑到，人的性格的类型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他在哪方面是弱的，哪方面是强的，并且必须不仅从整个类型，而且要从其神经活动的薄弱环节找出其发病的原因。

由此可以正确地阐明关于病点（болезненный пункт）的问题。如果对于实验动物来说，这是与解决任务的困难性相联系的刺激，那么，对于人来说，这是使他痛苦和难以忍受的人或人群、环境或各种情境的凑合。而且这里起着作用的与其说是人或环境本身，不如说是人对环境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与过高的病理感受性有关的。这种态度并不简单地是特殊感应性的表现，同时也要从发生上和历史上看作是形成病点感应性的原因。环境与人的概括性意义或作用只是代替相当简单的刺激。如在动物身上看到的，接触到病点会引起病理变化的反应。根据这种反应可以说明病点中有时相状态，并且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病理效应扩散到其他系统。

如果实验可以确定在动物身上引起疾病的过程，那么，临床的研究可以借助所谓主观与客观的病历来解释人的病理状态的起因。病因的分析在揭露病理状态历史的同时，有助于确定治疗的

任务。首先必须概略地考虑到两类致病原因：第一类，在困难情况的影响下，原来是完善的人可发生病理的态度与神經过程的破裂；第二类，在长期不良条件的影响下，人的性格和态度本身也会发生改变，于是基础（指性格和态度——校者注）本身也变成具有病理变化了。但是必须说明，这只是大概的情况，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是从第一类到第二类的过渡或者是二者的复合。后者应该是研究的对象。

此外，应该注意到，人的性格和态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是动态地改变着，虽然在具体情况中，某些特性和关系是难以改造的。

恐怕最重要的，是用心理治疗来消除最困难的状态、冲突的内外关系与悲痛的体验了。大家知道，词的作用是心理治疗的基本手段。产生这样的问题：词从哪里获得使病人在心理治疗作用下产生非常重要的转变所必需的如此巨大的力量资源呢？我们都应该知道，词，可以很有效，也可以完全无效。

不能把作为医生和病人的交往过程的心理治疗理解为只是言语的过程。因此，用“言语治疗”来代替“心理治疗”，也和用较狭隘的言语或第二信号系统的概念来代替更为广泛的高级神经活动的或心理的概念一样，是不正确的。

心理治疗的富有内容的、生动的和有效的因素不仅在于言语，而且也在于表情与手势，在于因医生的言语而再现的充满形象并渗透着情绪成分的大量联想联系。

学究式医生的枯燥言语是不能治好任何一个病人的。刺伤性的、激发性的、令人震惊的以及令人鼓舞的影响，乃是词、形象和情绪的最复杂的动力系统，是机能的、心理的、因而也是以这种系统的重要内容结合起来的动力型式的生理整体。

心理治疗的作用有两个基本的方式——暗示与说服。它们的区别在于词的效能的源泉不同。它们常常是作为不合理的与合理的方法而互相对立着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词的效能最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时相性催眠状态条件下大脑皮质反应性的改变。第二

种情况下沒有那种在催眠中发生的皮質抑制的基础。相反地，劝导和說服的过程是与第二信号系統活动的极度紧张相联系的，它保証了病人进行有意識的批判分析的可能性。

这里发生了病人对催眠的易催眠性或順應性以及病人对劝导和說服的理解与真正領会的能力問題。通常指两个因素：第一是个人的內在品質——暗示感受性或相应地接受說服的能力；第二是他对催眠或說服的順應性以及由于缺乏恢复健康的主动意图甚至主觀愿意保持疾病的抗拒性。但是，两种情况中主要的、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是病人对医生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它良好的情緒性質下就成为有效的力量。医生的威望、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与敬爱不是很快能得到的，而是随着医生巧妙地对待病人，帮助病人认清自己的生活历史、自己复杂的、紛乱的、难以理解或理解得不正确的过去与現在的境遇，而逐渐获得的。

應該指出，这也是与催眠暗示有关系的。大家知道，催眠有两种形式：一种与病人对催眠者的情緒态度有关，这时，催眠者成为超強刺激，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強大的声音或鎂的闪光。另一种催眠形式是逐渐使病人安静并入睡的形式。可是，此时由于时相状态，催眠者及其言語是病人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和支配病人的唯一力量。

巴甫洛夫指出，神經系統是最完善的自我調節机构。神經官能症在精神病理学上和临床上的特点是，在相当正确地反映現實的情况下（与精神病不同，那时現實反映完全被破坏了），神經官能症患者的高級水平的自我調節（表征为自制力、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等）遭到破坏。

的确，神經衰弱时可以見到注意集中和自制能力的障碍；在强迫性神經官能症时可以看到与不能由个人控制的一些过程进行經常的斗争：歇斯底里患者完全受制于冲动（不是他支配冲动，而是冲动支配他）。

心理治疗医生是使病人在他的支持下重新获得自我調節能力的人。这种人的自我調節水平的生理本質尚未确定；自然，它包含

着第二信号系統的主要作用，它还不断修正一般基本的机制的可塑的灵活性，但是对它作具体的生理学解释还是将来的任务。

如果考虑到，某些病人丧失了控制自己的能力而处于病理現象之下，絕望于过去失败的治疗而来找医生，那么，可以理解，心理治疗者在这种病人的生活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毫不夸大地說，医生成为病人生活的导师。他應該仔細地对待病人，努力去帮助他。

查明病因有时是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應該起积极的作用。

在揭露疾病状态的起源的过程中，开始可能由于“触动病点”而导致疾病的加重，但以后随着病因癥結的解开，逐渐地、甚至不被覺察地消除了疾病的症状。

臘識或理解致病原因的过程，是确定或恢复已成为病理优势或病理自动症的孤立性和停滞性兴奋灶的联想联系的过程。因此，病灶和病态体验的消除，就伴随着自我調節的恢复。

我們与 E. K. 雅柯夫列娃共同描写了一种严重的歇斯底里病案。疾病的表現是这样：女病人到森林里去，在那里号叫了很长时間，回家时拿着斧头向自己的儿子揮动。这时病人的意識是清醒的。产生这样的問題：什么东西引起了她这些反应呢？

对病人作詳細研究表明，作为她这种状态基础的是自尊心受到創傷。在父母家里，她經常是被注意和关心的中心。在結婚后的家庭生活中，她仍保持着这种情境，威风地使丈夫和孩子服从自己。但是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处于必須更重視別人和服从別人的环境。同时丈夫和孩子們也要求她尊重他們，她感到孤独，但不能对现实的要求让步。她猛烈地爭取自己的統治地位，而她的号叫只是她无力和狂怒的表現。当病人由于医生的帮助臘識了自己病态的起源时，她完全恢复了健康，并重新調整了对周围人們的态度。

另一个病人有十分明显的死亡恐惧。不錯，她患有心脏扩大症，可以听到瘡哑的心音和看到心动过速的发作。但是导致这种恐惧状态的不是她有病的心脏。她患病的基本原因不是立刻就弄

清楚的，而是从研究她的生活历史中弄清楚的。人们发现，她的死亡恐惧是害怕揭露，害怕失去信任与尊敬。

病人过去曾从她情人那里传染上了淋病，以后她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但未曾告诉他一切真相，特别是她曾患过花柳病。她和丈夫在一起生活了 20 年，提心吊胆地害怕被揭露。她经常去做化验，虽然结果都是阴性。

为了想知道什么是引起目前疾病的主要因素，就必须去分析过去的事。病人生长在对于性道德过分严格的农民家庭。她曾爱上一个人，他后来给她传染上了淋病。她非常痛苦，但当时并没有产生精神障碍。婚后有性感消失，在清醒状态下从未感受到性欲与性的满足，虽然她有着性的梦境，这点证明她的性欲是被抑制了。渐渐弄清楚，在对她来说是决定性的和致病的有关欺骗与信任的问题中，她觉得，她对于第二个丈夫是有罪的，正如婚前曾欺骗过她的那个人在她面前是有罪的一样。因此，虽然表面上病的起因是性的创伤，但实际上，问题在于道德冲突和对威胁着她的惧怕揭露。恐惧和痛心是使病人感到痛苦的那种顾虑的现实表现。

还值得注意的是，病人对于心脏不舒服感觉的主诉在患喉炎以后加重了，但在解决了她的心理矛盾时，无论是这种与躯体疾病的联系，或者是心脏的客观状态，都没有妨碍主诉症状的消失。由于对医生的信任，病人就积极协助弄清自己病状的致病原因，完全安静下来并消除了恐惧。

另一个例子是谈到遭受丈夫遗弃的女人产生死于癌症的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创伤的原因也不是性的创伤。

精神创伤和代偿失调的根源在于，她对待丈夫的行为，就像对待重大侮辱一样，并认为今后不可能再信任这个欺骗过她的人。

这些病例证明，损害精神与躯体的道德体验与道德冲突的多样性。

这里臭名远扬的“性创伤”只是表面的，它有着不同的性质，其中还隐藏着人格的一些别的、极个别的特征。

在疾病是突然发生的，而且机能障碍又出現恢复的那些情况下，不必担心病会复发，而在那些有着性格的病理特征的情况下，病人的治疗就是复杂的。

把病人隔离在病院中，就难以預測在負有責任的劳动和交往的条件下，在医院中获得的成效的稳定性如何。因此門診条件下的治疗效果才是最可靠的。巩固效果和預防复发要求在住院治疗以后进行病后的觀察。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治疗方法的选择問題。

應該考慮到，不同的治疗方法，能給予基本上同样的效果。因此，在这一問題上可以信赖医生，由他去选择这个或那个方法。

但是我們也有一些选择的客觀基础。急性心因性神經官能症状态常常有較多的理由去决定采用催眠下的暗示。在内部器官和皮肤的活动仅由于神經紧张而发生障碍（那儿沒有人格的重要改变）的那些机能性疾病的情况下，催眠暗示将产生迅速而良好的效果。但是常常在“器官性神經官能症”的后面隐藏着复杂的心因性疾病，这时当然需要采用深入的心理治疗。

病人对疾病有消极痛苦的态度或者积极良好的态度，也使人至少在开始就选用催眠，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才用麻醉性心理治疗。

病理发展，性格特点，复杂的、在历史上早已形成的病理态度的癥結，需要深刻合理的心灵治疗：不仅是說服，而且要重新教育。不需要說明，在催眠时进行解释和說服是可能的，而合理的心灵治疗可以和催眠治疗、甚至与麻醉心理治疗結合起来。

轉移注意力的方法在心理治疗中占重要的地位。它很早以前就存在于神經官能症的治疗实践中（B. M. 别赫切烈夫特別介绍了它）。这个方法不是直接作用于病人的态度系統，不能直接改变病人的性格，而能使病人离开其病理体验的根源。它具有重大的心理学与生理学的根据。它不仅能使病人撇开疾病，而且能使病人建立对生活的兴趣，引起新的联系和新的兴趣。这个方法在自然生理学上可以解释为新的兴奋灶的建立，或者說新的优势的建立。这种优势，根据負誘导机制作用于疾病状态的中枢机制，并因

此而抑制了它。

对集体心理治疗方法的研究，还注意得不够。集体催眠过去和現在大部分用于对酒精中毒的斗争中。有系統的集体心理治疗，在我們这里只有极少数的心理治疗家应用。

外国心理治疗家所采用的集体心理治疗方案最重要的缺点也和个别心理治疗一样，是建立在佛洛伊德学說的基础上的。对于我們來說，这一方法的下列方案似乎是最适宜的：1. 与病人討論各种心因性疾病的形式与起源；2. 討論实际病例；3. 在其他病人面前分析病人。

集体心理治疗并不排除个别心理治疗，它是很好地組織起来的，它能加強医生的說服与暗示，并促进增強个别心理治疗的效果。

如上所說，心理治疗具有保护性的、积极的（訓練的）和矫正的成分。作为治疗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物理疗法、药物疗法結合起来。但是心理治疗与劳动治疗和教育的关系特別密切，它們可以使人的交往正常化，激发神經-精神的活动性。

在病人出院以后，医生的任务是尽一切力量促使病人正常化，并暂时照顧一下病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这里，就要使心理治疗与劳动和生活制度互相配合。

苏联的心理治疗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巴甫洛夫生理学和唯物主义心理学为依据的，因此它有着真正科学的基础。它是与卫生和預防緊密地結合起来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也象医学的其他部門一样，在保护与恢复劳动人民健康的实践中，具有广泛发展与有效运用的一切前提。

（周惠卿譯）

心理治疗的近况及其应用范围

K. И. 普拉托諾夫

本文中我們要講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治疗，而只是某些較为狹窄的問題，即关于言語治疗的作用，也就是医师在与病人直接交往的条件下，他的生动語言的直接治疗作用的問題。病人的高級神經活动(心理活动)是治疗作用的对象，而医师的語言是他的主要工具。詞在作用于大脑皮質的第二信号系統时，就扩散到与它有密切联系的第一信号系統以及具有高級植物中枢和最复杂的无条件反射(本能、情緒)的皮質下部位。此时，这种影响引起了十分真实的和能客觀地被記錄下来的治疗效果。

因此，言語治疗是一种对病人高級神經活动所有部位有治疗作用的、有科学根据的方法，通过它也影响着机体的一切机能，其中既包括它的精神，也包括它的身体。

許多生理学研究証明，言語作用能随着它的內容有条件地引起人类机体的各种生理和生化变化。用这种方法可影响动物性-內分泌-植物性系統的一切分析器和效应器的机能，直到引起局部的、皮肤发炎过程。

显然，在人类机体中沒有一个器官或系統的状态，不受通过大脑皮質的言語作用的影响。此时，可从不同方面影响器官的机能——使机能兴奋、抑制或倒錯。我們知道，来自大脑皮質的冲动，根据 K. M. 貝柯夫的意見，可以“在机体生活中引起巨大事件”。这样的“巨大事件”在言語作用于皮質动力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某些人在一个簡短的言語指示——“睡吧！”——的影响下会产生催眠性、暗示性睡眠，这乃是人类机体中产生“巨大事件”之一。此时，除了皮質的睡眠性抑制外，人的整个植物性神經系統发生了

迷走神經過敏的变化。

暗示性情緒也是这样的“巨大事件”的另外一个例子，其生理基础是整个动物性-內分泌-植物性系統的状态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正如我們的研究証明的，在暗示性情緒的影响下，例如能引起胃的机能状态的改变，这些变化可由X射綫照相記錄下来，并可反映在胃分泌的化学作用上。

同时，暗示性消极情緒（悲伤，恐惧等）会降低大脑皮質的张力，降低器官和系統的机能表現，并破坏同化过程。暗示性积极情緒（快乐等），相反地，会提高机能表現并改进同化过程，增强作为机体各种過程的調節者的皮質活動的兴奋。

有价值的是：實驗已証实，利用語言作用可建立或消除大脑皮質对外部环境刺激的歪曲反应。例如，“在小鎚敲打一张蓋屋頂的鐵皮的強烈声音的影响下，你睡着了”这一言語指示，在某些被試者身上轉瞬間完全實現了。这点可以用符合于睡眠状态的脉搏、呼吸、血压的改变以及植物性神經系統方面的其他标志來表明。此外，在适当內容的言語指示下，可使之对同样的刺激引起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化学物品的作用方面，也可得到同样的現象。例如，假如在言語暗示下給人剂量相当大的酒精，他好象喝水一样，沒有产生酒精中毒的現象。在用其他药物，特別是亲植物性神經制剂进行研究时，也可产生类似的現象。

用言語方法影响基本皮質過程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同样影响着人的行为以及他对内外环境态度的性质。

伊万諾夫-斯莫林斯基的實驗証明，在覺醒状态下，甚至对于被試者本人的自我言語指示也可能形成心脏活動、血压方面的条件反应和瞳孔反应，这就是自我暗示的生理基础。

当然，在人类机体中进行的各种生理和生化過程在大脑皮質中具有代表点，是这些事实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強調指出，言語刺激对人类机体中的各种生活過程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点在对病人